

关于蒺藜的那些故事

□白芸



蒺藜

刘喜海与林则徐的交往

□李金科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是刘墉侄孙，他平生酷爱金石收藏，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与当时的许多社会名流及海外学者多有交往，著名政治家林则徐就是其中之一。

刘喜海与林则徐早年都在京城为官，林则徐对显赫的清爱堂刘家自然并不陌生，后来两人虽然都离京出任外职，但万水千山丝毫没有阻断他们深厚的友情。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则徐由陕西巡抚升任云贵总督，由西安出发前往昆明，道经宝鸡、宁羌等地进入四川，抵达成都时，与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刘喜海相晤。早在两年前，林则徐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提及刘喜海擢升四川按察使之事。两人在成都重逢，自然杯酒言欢。

欣喜之际，刘喜海将世代收藏、由著名画家唐岱为刘家绘制的《槎河山庄图》展示给林则徐，并邀林则徐为画作题诗。林则徐感念刘家的显赫功业，遂作长韵。该诗后来收在《林则徐全集中》。诗前小序云：“庄在东武九仙山之麓。东坡云：‘九仙山有二，在东武者奇秀不减雁宕’是也。刘文正公曾大父西溪农部别墅在焉。文正公尝读书其中之锦秋亭。图为唐毓东岱作，王麓台题。刘文清公有诗五首并序，书于卷首。”

有些植物，因其特殊的生理属性和生长习性，注定要与人类产生密切的联系，碰撞出更多精彩故事。比如，蒺藜。

把它藏进谜语里

植物被编进谜语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棵草，四下里跑，开黄花，结‘哎哟儿’”，这就是我老家的人为蒺藜量身打造的谜语。蒺藜会匍匐攀爬，花为黄色。“跑”，是指它以根基为圆心，努力扩大半径往外生长的蓬勃状态。“哎哟”，本是人被蒺藜刺扎时的一个本能反应，并非对植物特性的直接描述，但乡里人的语言总是那么切中要点，直接把这声惊叫具化为一个果实的样子。还有谁能比农人更懂一棵蒺藜，更懂大地，更懂那些生活的本质呢？俗语说：“要知朝中事，乡间问老农”，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嘛。

“屈人”屈不了白老汉

蒺藜初生刺软，待秋天成熟变黄时，周围的草又为它打了掩护，所以，它像一枚隐身于草丛的暗器，冷不丁就会偷袭。当年的乡民们没少挨过扎，可是，凡事皆有例外，要说我们村的白老汉，就不服蒺藜。

大家都不太晓得白老汉的年龄，总之其晚年大约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家要比一般人家穷困，所以，除了寒冷季节，他是常年不穿鞋的。

春天稍一暖和，就开始打赤膊，天冷了，在空膛罩一件旧棉袄，有时连扣子都不系，两个衣襟一抄，就过了冬。

身体吃得消吗？有道是“什么样的衣裳，什么样的毛孔”，这也是我老家的人总结出来的。这句话真算得上真理，它几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另一种说法：外界

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生物）在生理上的适应性变化。

白老汉呢，脚掌磨炼得不怕扎，老茧虽不知有多厚，反正蒺藜是刺不透。一旦试着脚底有蒺藜硌脚，只需把脚板就地一搓，继续大步流星。听人讲，他敢在蒺藜窝里从容行走。

白老汉向来是个爱笑的人，一生不悲观，不忌恨，不说丧气话，一直活到挺大年纪。对于不怕蒺藜，他有这样一句玩笑话被乡邻流传了下来：“布鞋，皮鞋，都不如母亲给的这双‘鞋’啊，皮实，耐穿。”

蒺藜的别名有很多：止行、屈人，可见它的刺有多厉害。不过，它的厉害在白老汉那里行不通，“屈人”屈不了白老汉。

庞涓的骨头变蒺藜

在昌邑北部地带，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庞涓死后，筋变成了“喝拉蔓（葎草）”，骨头变成了蒺藜。

要说庞涓，就不能不提孙臧。战国时期的孙臧与庞涓本为同窗，庞涓在魏国当了大将军之后，请孙臧出山，但庞涓嫉妒孙臧的才能，看不得孙同学比他好，遂设计陷害，结果孙臧受刑身残。之后，孙臧投奔齐国，被齐威王封爵（今昌邑西北部）为食邑。

至今，昌北仍建有孙子庙，并且每年都要举行“发大牛”的祭祀活动（孙臧腿脚不便，当时巡视乡里，体察民情时，靠骑牛行走）。

当地百姓通过一段史实，认为庞涓心胸狭隘，阴谋狡诈，所以就编排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死后仍品性不改，还要变成葎草和蒺藜来扎得人“哎哟”，似乎他的魂灵存了陷害好人的恶意，却只能投生出“四下里跑”的卑微。那又如何？反正，要被白老汉一脚搓出老远。

说说人间四月天

□张希良

说到“人间四月天”，想起了民国才女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诗让很多人爱上了鸟语花香的春天。而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大林寺桃花》里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芳菲尽”乍听起来，似乎和林徽因的“最美人间四月天”相互矛盾。

其实不然，大林寺坐落在海拔高度逾千米的山上，与山下温差较大，树木萌芽开花较晚，从而推迟了春天的脚步。我虽没见过白居易描绘的大林寺这一静美的景观，却忘不了那一年的亲眼所见：平原地区的桃树结的桃子，都长得已经像指头肚那么大了，但我在陕北黄龙山里，却惊奇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的野桃花正怒放着。其实也甭说那么远，就是青州仰天山上的槐花也是如此。市区的槐花已经凋谢好久了，可登上仰天山，这里却别有洞天；漫山遍野的槐花争奇斗艳，散发出阵阵花香。

除去海拔有差距，温差有高低，我推断诗人笔下出现的两个“人间四月天”，还与公历、农历有关。1912年1月1日，我国改用世界通用的公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即阳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为新年；因为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你是人间四月天》发表于1934年4月的《学文》，林徽因深受西方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品又采用新体诗，所以采用公历比较合乎客观。诗中所说的“四月天”应为公历，对应农历则是三月，正是花开遍野的时候。

古人描写“四月天”说的都是农历四月。若按今年闰月的情况，得到公历5月中旬，才是真正的“四月天”。不用说那些桃花杏花，就是梧桐花也落了，应了白居易的那句“人间四月芳菲尽”。

其实，无论农历还是公历，说哪个“四月天”都不矛盾，都是对美好春天的讴歌。